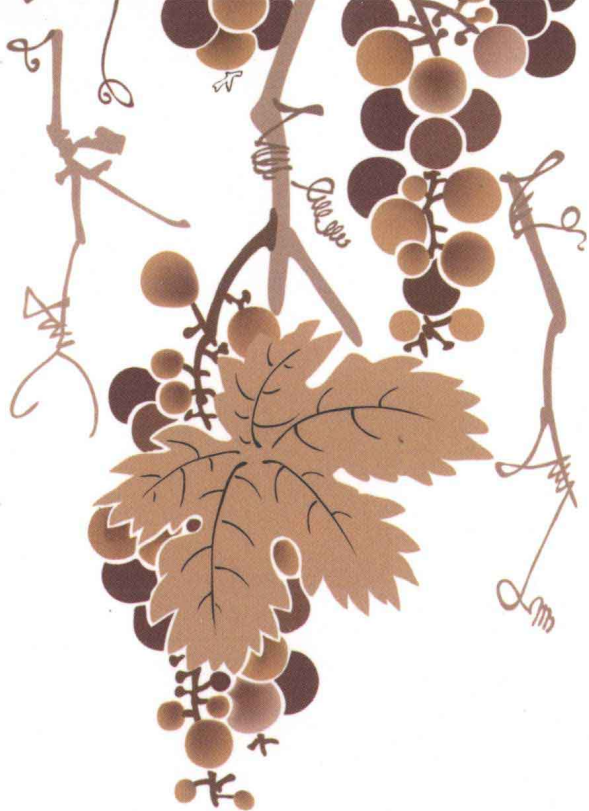


休闲书吧

轻散文系列丛书



酿葡萄酒的心情

葡萄酒有诸多种好处，自不必说。
何况，这么多的葡萄怎么能吃得了呢？
那么就酿酒吧。

◆ 郝 炜◎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酿葡萄酒的心情

◆ 郝 炜◎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酿葡萄酒的心情/郝炜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108-1041-1

I. ①酿… II. ①郝…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1254 号

酿葡萄酒的心情

作 者 郝 炜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041-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下雨的早晨	001
春天趴在我后背上	003
废弃的钥匙	005
雨后的园子	007
杀 瓜	009
辐 射	012
角 度	014
嗑瓜子的女人	015
电话里，传来蝓蝓的叫声	016
记忆力	018
留声机	020
秋天，摘葡萄的时候	022
酿葡萄酒的心情	024
一条狗的名字	026
找一个夜晚看看天空	027
网络时代的邮筒和信	030

听雨落在树叶上的声音	032
在两场大雪之间	034
在家里喝酒	036
刮胡须的感觉	038
别人送的礼物	040
想象出来的旅行	042
理想的尴尬	044
初冬的傍晚	046
陪妻子看会儿电视	048
再来一瓶啤酒	050
带框的幸福	052
那些登山的人们	054
对 岸	055
五个人的眼镜店	057
雾中的太阳	060
关于小轮自行车	062
风 梨	064
黄面饼子	065
即 景	067
陪着朋友喝咖啡	069
和妻子走在超市里	071
家有一棵花椒树	073

秋天的感悟	075
走在机场通道上	077
老 街	080
来一碗香喷喷的炸酱面	082
楼房的年龄	084
风雪中的蛋糕店	086
麦垛上的月光	088
一件小事	091
晴空雪飘	094
在火车上，一切渐次发亮	096
小店消费者	099
哑 花	101
细微的生活	104
等 车	107
擦鞋的女人	109
洗 浴	111
走在漫天大雪里	113
母亲的柜台	115
与妻子逛街	117
妻子的菜市场	120
在路上，想起了一位朋友	125
早晨的事情	127

想起了窗户纸	129
妻子不在家	131
不带手机的旅行	134
遭遇假币	136
烦 恼	139
散 记	141
偶 思	143
在外地过年	145
上 山	147
闲话草莓	150
山庄记趣	152
这个晚上	155
温暖的冬夜	157
我的砚台	159
冬天的水果店	161
箱栽芹菜	163
花梨木	165
石 壶	167
身体的歧视	169
孤独的鱼	171
太奶奶的蝇甩子	173
火 盆	175

我和哥哥的鞋	179
蹬着冰划子上学	182
虚惊一场	184
摇椅之乐	187
店小也压客	189
关于圆枣子的记忆	192
在黑暗中飞翔	194
冬日的遐思	196
吃烤鸭及见儿子的女朋友	199
盼儿归	202
北京印象	204
不知名的车站	207
对待慢性病的哲学	209
剪 枝	212
耳朵里的声音	214
邻 居	216
天气与心情	218
列车上的酒吧	220
羚羊角	222
出去走走	223
陪小舅子上夜班	225
寰球同此凉热	227

下雨的早晨

早晨起来，就见下雨。

下雨当然是好事，都说春雨贵如油嘛。可心情呢？心情会不会被淋湿？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古怪的动物，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情绪，比如天气，比如下雨。刚刚从冬天过来，我倒是很喜欢下雪的，或者说，我已经习惯下雪了。

感冒见好，想到院子里走走。

妻子看我有出去的愿望，就说，你上早市买两个黄瓜吧。

我其实并不想走那么远，我只是想在院子附近转转，看看我的那些果树。但我还是接过妻子的钱，去了。有什么办法呢？人总要生活，吃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妻子最懂。

小区内的石板路被冲刷得发亮，一块卧在草丛里的石头终于让人看出是白色的，冬天它黑漆漆地卧在雪里，现在它要站起来。

早市很寂寥，因为下雨，只几份卖菜的。看见有黄

瓜，问也不问，捡上两根，买了就走。

我不是怕下雨，我是急着看那些果树。

黄瓜交给妻子，有一种完成任务的轻松——我现在已经喜欢完成一些这样的任务了。返身去看那些果树，它们都早早地醒过来了，真令人欣喜。

樱桃花苞很旺，有几枝性急的已经盛开，我担心这些性急的小家伙可能挺不到最后，更来不及坐果。以我的人生经验，我想老道地告诉它们：走在季节前面的最终都会牺牲，仅仅炫耀一时，因为总会有一些倒霉蛋在开花的路上前仆后继。

估计樱桃树今年会结满了红玛瑙；桃树的花苞也鼓得旺旺的，褐色的枝杈上满是的。去年它们和樱桃一样，一场倒春寒使它们很少结果，今年它们是攒足劲儿了。晚李子和梨树还看不出什么，它们只是伸出了嫩叶，表明自己很健康。至于开花，还不到季节。

好吧，我们当然有足够的耐心。

春天趴在我后背上

决定还是走着回去。

大夫说，管住嘴，迈开腿。这两项我原来都做不到，管住嘴还有什么意思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连吃都做不了主，还有嘛意思？迈开腿当然是指运动，我是一个最不愿意运动的人，我宁可躺在床上也不愿意运动。

这都是健康时候说的话，如今你已是病人，不得不改变自己，正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运动，是我必须的选择。

沿着解放路往回走，正是中午，阳光从后背照过来，暖烘烘的，像父母的目光，像老朋友的抚摸，我强烈地感到这是春天来了，它就趴在我的后背上。

我当然知道这不是真正的春天，季节这东西既是时令，也是感觉。

街上的雪水化了，满大街流淌，流淌出各种形状，虽然泥泞不堪，走在路上还是蛮惬意的。红色的方砖上雪水肆意横流成了遗迹，在湿与干的结合部，它们犹豫着，互相支离，支离成一些陌生的文字。

路过一家豪华的酒店，看得见里面的食客在骚动，推杯换盏，人满为患，他们在庆祝什么？当然是不闻其声，所有的人都无声电影似的。门口的两个保安尽责地站着，以军人的风度履行着看门人的职责，他们已经穿上便装了。

对面的那家歇息了一冬的商场（它是什么原因歇息的呢？），正在开始施工，凿岩机咣当咣当地响着，表明它的决心，它当然不是破坏，谁都看得出，它是在建设。

路过一家水果店（你以往常常路过这里），宽大的玻璃窗突然明亮起来，堆放的水果变得鲜亮起来，门口那儿，厚厚的捂了一冬的棉门帘子正被人高高挑起。

路过一家洗车行，一个美丽而时髦的女人正在把毛茸茸的坐垫卷起，放进后备箱。后备箱的盖子嚣张地翘起，像一张大嘴，准备吞吃一无所知的她。

街上的人各自地走着，他们互不相识，却都像老熟人似的互相瞧瞧，都是一脸的明媚，一脸的兴致勃勃，一脸的快乐心情。

哦，春天了！

废弃的钥匙

有时候不知不觉间你留着一些废弃的钥匙，你明明知道它们已经没用处了，甚至很早就已经没用处了，可你还是带在身边，像你的一个曾经的知己。

并不是它们有多么精致，它们就是一些普通的钥匙。再说，精致的东西有许多，钥匙只是很实用性的一种，再精致也是为了使用，它还不像打火机那么富于装饰性，有收藏的价值和意义。你至今还未听说有收藏钥匙的——当然，这只是你的孤陋寡闻，当今世界肯定是收藏什么的都有。

也不是有多么值得留恋，一个钥匙有什么留恋的呢？何况你不是一个应该对钥匙产生特殊感情的人。你没有干过财务部门、保密部门的经历，你也没有做过某一级别的领导，你知道他们才是应该珍重钥匙的人，钥匙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不仅仅是钥匙，有时候就是生命，须臾不能离开。

可是，你没有。因此，在别人看来，事情显得很怪。

你只能解释说，不把它们扔掉只是一种偶然，你有时

候掏出来看看，居然想不起它们当初曾经是用于哪一把锁头。

这很莫名其妙，很不合逻辑。其实，人类的许多行为细究起来，都是不合逻辑和莫名其妙的，不是吗？

雨后的园子

昨夜雨，我没有听见，我不知道昨夜下雨了，我向
来睡觉很沉。

早晨起来，院子里一片绿意，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
着，下得漫不经心，没心没肺。

雨停下之后，我和妻子沿着江边湿润的小路上走，由
于有雾，整条江变成了一个蒸腾的大锅，对面的龙潭山立
刻漂浮起来，升到了空中，远处正在施工的楼宇也成了海
市蜃楼。

出去的时候竟是没有注意，院子里那些西红柿煞是可
爱。黄的红的，挂满了水珠，晶莹剔透，有的已经开裂，
仿佛随时准备爆炸。我问妻子为什么开裂，妻子说，沾了
水汽，就容易开裂。我不知道妻子说得对不对，她的理论
总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她就要那么说。我顺手摘了几
个，有红的有黄的，洗也没洗，扔在嘴里咬开，汁水灌满
了口腔。黄的却是不好吃，红的虽小，却是满嘴清香。

黄瓜过季了，雨后更是显出颓败的样子，叶子有的发
黄，耷拉着，像秋天的荷叶。黄瓜秧上吊着几个没长成的

歪歪扭扭的黄瓜，它们因为我们的不喜欢反而变得幸运，可以一直生长到死亡。几个黄瓜种醒目地吊在那里，炫耀着自己的衰老和成熟，用它们来熬汤，总是别有一番滋味。

葱在雨后有些疯狂，它们吸饱了雨水，蓬勃地伸展着，叶子像气吹似地鼓胀，也有叶尖发黄的，那多半是倒伏和蔫吧的，已经显出了死亡的征兆。

葡萄架依然沉默，更加沉默的是那些葡萄，它们仿佛是用更快的生长讨好主人。也许它们根本就不需要讨好谁，它们只是为了生存，它们要结出更多的果实。

辣椒和茄子都已经奉献了自己，茄子已经被摘得没剩下几个了，几天前它们还不堪重负。辣椒成串，显得琳琅满目的意思，已经有红的了。我不怎么敢吃，今年的辣椒特别辣，是不是品种选错了？

现在看，豆角在这个季节是最有爆发力的。本来娇羞的叶子，在这雨后的早晨，突然没来由地蓬勃和阔大起来，蔓子蛇芯一般地向四处探求，可是我们早已经用架条把它固定了。豆角当然还没有，甚至也还看不出开花的意思。急什么呢，总之是要开花的，不开花怎么结豆角呢？

杀 瓜

那个瓜是去年秋天朋友送给我的，瓜太大，模样也很好看，妻子抱在怀里稀罕不够。遂问朋友，这瓜可以放多久？朋友说，放两三个月不成问题吧。朋友说得也不很确定，他不知道我们打算把它放多久。

我们把它摆在一个背阴的地方，指望着它能存放些时日。它就那么静静地在我家呆下来。时间一长，就没有谁注意它。

自从我糖尿病住院，妻子就总是和医生交流我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或者说吃什么更好。听说吃南瓜治糖尿病，她忽然想到，朋友送我们家的那个巨大的瓜就是南瓜。

回到家里，她兴冲冲地建议，把那个南瓜切开？我看着那个忽然变得重要而先前在角落里的瓜一眼说，怪可惜的。她说，有什么可惜的，早晚得吃。她说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瓜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看的。

什么东西一旦在人类的眼中变得实用，它的厄运就来了。